“营业额同比大幅提升”“销售额同比猛增50%”……多家商场传捷报

申城商业跨年“不打烊”，人气销量双拉升

■本报记者 徐晶卉

元旦小长假，你用什么方式跨入2024年？不少人都选择了“买买买”。

昨夜今晨，上海实体商业迎来一波销售高峰，大量商业企业延长营业时间，推出各类营销活动与消费者一起跨年。“现场客流相比2021年同期提升20%”“营业额相比去年同期大幅提升”……不少商场发出捷报，跨年营销人气、销量双双拉升，迎来2024年“开门红”。

昨晚23时左右，南京东路灯火通明人头攒动。不少商户延长营业时间至24点，和市民游客共迎2024年的到来。本报记者 袁婧摄

第一八佰伴人气高，消费者提袋率明显上升

作为上海跨年夜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活动之一，第一八佰伴“I LOVE 12.31岁末嘉年华”如约而至。商场原定于9时开门，由于门口客流量很大，提前至8时38分就开门营业了。

“一大早，周大福门口就开始排队了。”周大福柜台的一位营业员告诉记者，不少消费者都是提前几天来选定金饰品，活动当天一早买好其他商品，拿着券前来购买黄金。

中午时分，消费者于先生带着一家老小来“扫货”，四个人分头行动，他带着老母亲买鞋和毛衣，妻子带着女儿买女士服装。他给记者展示手中的战利品，包括四双鞋、两件鄂尔多斯羊绒衫、两件波司登羽绒服，一共花了近1.1万元，根据A类商品满500元送300元券的活动规则，于先生共计拿到6300元券，这些券全部用于购买黄金，“在门口排了两小时队，把妈妈看中的一条金项链拿下了，太划算了”。

第一八佰伴副总经理王佳告诉记者，此次跨年活动正值周末，客流量巨大，12月30日元旦假期首日客流已接近2022年12月31日的客流；昨天门店客流更是超过2021年同期20%。

不仅是客流，消费者的提袋率也明显上升了。记者在集中收银点看到，不少人正排队买单，现场消费3万元以上的消费者不在少数。根据截至昨天20时的销售统计推测，整个“I LOVE 12.31岁末嘉年华”活动销售额将接近7亿元，同比增长超50%。

南京路跨年“飘雪”，千万消费券带动整体营销

南京路步行街一直都是跨年营销活动的重点区域。昨夜今晨，南京东路沿街大量商业体都选择与消费者一起跨年“不打烊”，新世界城、新世界大丸百货、第一百货商业中心、百联ZX创趣场等商场均延时营业至今天零时30分。新雅食品、泰康食品、邵万生等老字号则延时营业至今天零时。

“我们准备了很多跨年活动。”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蔚介绍，当天23时59分，随着新年倒计时的欢呼声响起，户外广场“瑞雪迎新”美陈位置的上空飘起雪花。新世界城利用人工造雪创造出唯美浪漫雪景，献上新年祝福。截至昨天20时，新世界城已接待客流7.82万人次，相较2021年同期全天客流增长20%。

近两年来，南京路步行街整体营销策略的正面影响力正在显现。此前南京东路开启了千万元消费券活动，首轮共发放1.3万张550元团购800元消费券，2.5万张70元团购100元消费券，可在南京路步行街40多家商场商户使用。消费者王女士昨天在新世界城入手了一瓶兰蔻菁纯眼霜，原价1165元，折后使用消费券及会员券，最终到手价仅为558元，相当于打了四八折。

南京东路整体营销带动单店销售大幅提升。在邵万生南京东路旗舰店，记者看到，这里现场单柜满300元送100元券，全场满500元送100元券，消费者提袋率非常高。邵万生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年12月29日至31日的三天，邵万生南京东路店单店日销售额突破60万元，营业额同比上涨超60%，门店客流同比增加超过50%。

跨年营销活动增多，各大商圈各显神通

除了浦东第一八佰伴的传统跨年活动和南京路步行街核心商圈的活动，记者注意到，全市延长消费时间的商场商圈在增多，拉满了上海的跨年氛围感。

对望千年古刹龙华寺的商场龙华会，开业至今不足百天。瞄准“龙华晚钟”的新年习俗，商场联合龙华寺、龙华塔、龙华广场，联手加入跨年活动的队伍。相关负责人介绍，从昨天21时起，商场策划的跨年夜特别LIVE演出在一楼“百鸟之歌”准时开启，青年乐队、传统表演艺术家与消费者共同迎接2024年的到来，龙华会携70多个品牌延时营业至今天凌晨零时30分。

上海不少跨年活动还与新品首发首秀相互赋能。在南京西路商圈，一条蓝色“长毯”贯穿茂名北路限时步行街，巨型华为nova12手机装置“从天而降”，化身潮流新据点。原来，华为nova12系列发起的一场“蓝不住”跨年派对限时亮相上海张园，与消费者一起开启2024新篇章，相关新品在张园亮相后，将于1月5日首发上市。

百联股份相关负责人透露，旗下近10家商场开启跨年活动。在杨浦区，悠迈生活广场营业至24时，五角场百联又一城营业至今日零时30分；在青浦区，东方商厦营业至午夜；在闵行区，百联南方购物中心也延长营业时间至23时。

这个跨年，『卖鱼郎』把货车开进了社区

千鹤第五居民区60岁以上户籍老人占比近四成，他已习惯定期来为老服务

■本报记者 王宛艺

一辆略显破旧的白色小货车，后备厢一敞开，就是一个天然的小摊位。熙熙攘攘中呼出的雾气，映着一张张笑脸，街坊邻居来买鱼，都互道一声“元旦快乐”。昨天是2023年最后一天，“卖鱼郎”杨晓月把货车开进了徐汇区田林街道的千鹤第五居民区，方便社区老人挑鱼买鱼，“迎新年家里小辈总要回家看看，老人喜欢备些年菜，菜场来回跑不方便”。

上午9点刚过，杨晓月的货车旁已经排了一众居民。在人群中，他穿着高筒套鞋和防水围裙，耐心地向阿姨爷叔介绍，动作麻利地抓鱼，忙得脚不沾地。这次他仍是带了4种鱼：鳜鱼、鲫鱼、鳊鱼、鲈鱼，180条200斤不到，“都是年纪大的人喜欢的，平时我们摊位前就卖得很好”。但鳜鱼悄悄“加了量”，因为“按照往年惯例，新年里鳜鱼卖得好，这次特意精选‘小肚子’鳜鱼，肉板厚”。这些都是他前一晚凌晨3点去江杨水产市场挑选的，他摊位的员工还连夜帮忙做了30包鱼丸，昨天一起带来，为新年讨个“圆圆满满”的好彩头。

为啥偏偏选这个居民区送鱼？杨晓月有他的考虑。

千鹤第五居民区书记沈波介绍，居民区由明佳公寓和华利公寓两个小区组成，户籍人口2139人，其中60岁以上户籍老人就有799人。“老人家出门不方便，杨晓月便固定一月一次进小区‘赶集’，晴天便摆在居委会门前，雨天就选择小区后面的停车棚。恰逢新年，就‘追加’一次。”

“今年过年回不回老家？”来买鱼的老人总要顺嘴问一句。“不回不回，你们放心买！”在货车旁看杨晓月卖鱼的当口，记者从社区老人们的你一言我一语中，拼凑出杨晓月送鱼进社区的日常：他在田林一带卖水产30年，都是放心的新鲜活鱼，不用担心缺斤少两。数十年如一年，就这样本本分分、牢牢扎根一方鱼摊。遇到社区困难群体，还总是免费送鱼……卖鱼的时候，记者注意到，他总喜欢把零头抹掉。阿姨爷叔不好意思，他摆摆手，“以后常来常来”。“这样亏不亏？”有爷叔问。“差不多。”他答。

“我11岁的外孙吃他的鱼长大，这次元旦跟着女儿女婿回来。小朋友平常读书太辛苦了，我多买几条鱼给他加菜。”68岁的阎建华说。杨晓月的好，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这样的寒风里，包括阎阿姨在内，两位社区志愿者阿姨，一人忙装袋，一人忙扫码，都是自愿赶来帮衬的，“小杨做事公道，鱼也好吃，我们也想帮帮他”。另一名志愿者阿姨还为楼下的一对80多岁老夫妇带了一条鳜鱼，结束了就给他们送去。“有那么多好人好事引领，我们社区氛围也好。那户人家就老两口，我们平时上下楼力所能及就照应一下。”

数九寒天，社区里还有不少居民在微信群里接龙买鱼，杨晓月负责骑着小电驴送鱼上门。这是杨晓月去年开发的新形式。尽管他多跑两趟，但脸上仍是挂着笑，“大家喜欢吃我们家的鱼，我最高兴了。”

胡歌：《繁花》补齐了我的记忆拼图

■本报记者 王彦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接《繁花》，我想，因为我的生活有一部分就在《繁花》里。”

近日，胡歌接受媒体的轮番采访，为了沪语版《繁花》在1月2日东方卫视黄金档上星首播作宣传；并会同马伊琍、陈龙与上图的读者畅聊拍摄的台前幕后。关于《繁花》，胡歌始终执意用“沪普”来表达，更言必及“记忆拼图”“认知拼图”——从上海城市集体记忆中来的《繁花》，从小说到电视剧，有一部分也已经留在了上海市民胡歌的身体里。

在胡歌看来，小说《繁花》补充了他对上世纪60年代的认知拼图，也补齐了他对1990年代的记忆拼图。图为电视剧《繁花》剧照。

“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繁花》”

电视剧《繁花》的主线剧情落在上世纪90年代。那是现实中胡歌上小学的光景，更是他父母一辈的繁花似锦。

潮起潮涌的时代，在凭海临风的上海，生活和城市日新月异。留在少年胡歌印象里的1990年代是片段式、截面的，成年人的奔忙、开始喧嚣起来的城市，投射在一个小学生的视角里颇有些“肤浅”。“只记得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都很忙，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好像一天到晚在讲做生意、找机会，外地的朋友也常来家里聊，人来人往。”妈妈相对传统些，担心机遇的背面是风险，就像《繁花》里讲的“有人一夜暴富，有人半日归零”。城市一年一个样，每个生活在此处的人都有实感。但外面的世界究竟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胡歌说，少年的他是一知半解的。

所以，当有一部小说描写父辈的漫长青春、他们那代人所经历的人和事，一切似乎不可阻挡，《繁花》注定会成为一个传奇、一部作家金宇澄用沪语写给城市的史诗。

胡歌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繁花》。”小说里有沪生、小毛他们的故事，有胡歌自己未曾经历、而祖父母和父母用“不响”来回应的时间故事。小说里当然更有胡歌成长的、也是如今电视剧里的1990年代。“它补充了我对上世纪60年代的认知拼图，也补齐了我对1990年代的记忆拼图。”胡歌说，每个人的记忆都是主观的。1990年代的黄河路于他，就是灯火辉煌、一片霓虹的代名词，“剧里我们看到的色彩、节奏、状态，其实与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感受、对当时人的那种亢奋精神状态的记忆，是统一的”。

这两天更新的剧情，小宁波嚷嚷着要跳黄浦江，结果分不清两条母亲河，错跳了苏州河，宝总下去救人，不会游泳反被小宁波救了。一场让观众捧腹不已的戏，背后连着胡歌独特的片场感动。那天刚拍完，王家卫照例在监视器前看回放，“王导习惯，看回放要放音乐的，那天他放了《美国往事》的音乐，我忽然就特别感动，想到了父亲。”他说，以前觉得父亲说的那些朋友间人来人往热火朝天的故事，多少有些荒唐、好笑，将信将疑。“那一刻我信了，我想，我没经历过，不代表它们不存在。”《繁花》的“繁”，腾达的、市井的，明亮的、黯淡的，风情万种的、浪奔浪流的，可能都是每个人记忆中的一块形状独有的拼图。

“有一点，我和阿宝一样”

“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是小说《繁花》的开头，也是剧集《繁花》的引子。阿宝一个人独上阁楼见爷叔，适逢上海经济腾飞的前夜，他抓住了机遇。王家卫的光影下，一文不名的阿宝乘风直上成为宝总。

“剧里的阿宝跟小说不完全一样，故事聚焦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那段。”胡歌坦言，王家卫确实与他提过，把原著小说里的沪生、小毛都交付他来演。胡歌闻之倒抽一口冷气，“我两天没睡着”。

围绕阿宝，各路人马悉数登场：运筹帷幄的爷叔、“出窠兄弟”陶陶、红袖添香的玲子、重情重义的汪小姐、风情万种的李李，连同菱红、葛老师、魏总、范总……一幅30年前上海市民的众生相、黄河路上的繁花图徐徐展开。

王家卫曾告诉他：阿宝这个角色，想要找李逍遥的感觉，“为一口气，不服输”。胡歌深深认同导演的解读，觉得他和阿宝最大的相似点是“争一口气”：“我和阿宝一样，别人越说我不行，我越要争口气。”也像那个年代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一样，他们想要在时代浪潮里抓住机遇，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但经历时代起起伏伏后终会发现，什么才最珍贵。胡歌说：“对阿宝来讲，最重要的是情和义”。

演绎阿宝和宝总，最直观的区别靠发型、服饰分辨，大背头梳上去是宝总，刘海放下来是阿宝，再往深处挖掘，“阿宝身上是野蛮生长、自由无畏，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宝总身上的东西更复杂些”。胡歌借民间的说法来比喻，“那个年代的上海是杯‘鸡尾酒’，底层是八十年代的质朴，上层已有经济腾飞的浮华感、绚烂感。这个说法在阿宝身上也成立，但不管他是阿宝还是宝总，他身上永远有阿宝的底色”。

与其他剧集不同，《繁花》不仅有普通话和沪语两个版本，胡歌还以主人公的口吻出现在旁白，跳出镜头下的角色和时代去回溯那一卷人与城市的奋进图。“王家卫导演说，不要播音腔，但旁白的词某种角度也是在阐述一段历史，所以也不能太生活化。”

配旁白的周期比想象中漫长，演员跟着导演反复调试，寻找与剧中故事若即若离的那条边际线。就是在这过程中，胡歌得以站在他者的视角重新望向自己塑造的角色：扬名立万的宝总见过大王蛇、仙鹤松针的排场，可依然爱一口腐乳过泡饭。

“繁花电影学院”

孙悟空与猪八戒、分针与秒针、天空与大海——早在《繁花》开播前，胡歌就用三组词来描述剧中阿宝与玲子、汪小姐、李李的关系。

但剧集播出，解读就交给了观众。有人为玲子身上又嗲又作的独特劲头着迷，有人喜欢汪小姐和阿宝之间识于微时的情分，也有人觉得李李和宝总单是眼神交锋已让人回味无穷。“我好像听说网上有‘站队’的。”胡歌笑言。他回忆，自己在拍摄中也无数次问导演，阿宝到底会跟谁在一起。因为有些惶恐，不知道怎么演。直到有一次，他看到英格丽·褒曼的采访，拍《卡萨布兰卡》，她也曾遇到类似“我爱谁”的问题。结果，导演给英格丽·褒曼的答案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结局会往哪里发展。”跨越时空和文化背景，情感是人类共通的，那一刻，胡歌放下了那些纠结。

其实，与阿宝相处的时间越久，胡歌心里的答案越清晰，“《繁花》的情感重点，讲的不是爱情，而是爱，是更大的一个概念。”

比如，在阿宝成长过程中，玲子一直帮他、做他的后盾，“夜东京”也堪称避风港、保险箱。所以当宝总在黄河路叱咤风云，但只要切换到“夜东京”，“他都是昂首挺胸进去，灰头土脸出来”。看上去，阿宝总让着玲子，“可一旦这层‘谦让’给其他人造成影响，阿宝是会有所改变的”。

又比如，听闻宝总到诸暨“单刀赴会”，汪小姐雨夜驱车千里，他陪她蹲在车边忆往昔“你好像我认识的一个人”，当年外贸大楼茶水间氤氲的水汽升腾出相扶相持的微时，无比动人。但胡歌觉得，无论阿宝还是汪小姐，或者更多故事里的年轻人，身处火热的改革开放初期，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如何齐头并进地，在充满机遇的当下闯出自己的天地”。

假如一定要从《繁花》里找一个阿宝的“官配”，也许爷叔才是最让人信服的一个。有场戏，爷叔回头看阿宝。“几秒的眼神里万语千言，爷叔好像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胡歌说，“那一刻，我感受到、触动到了。”

事实上，对电视剧制作而言，《繁花》三年的拍摄期称得上漫长。说不疲惫是假的，但一群人跟着大导演拍戏、跟着演员里的“老法师们”学戏，大家打趣《繁花》剧组宛如“繁花电影学院”。他们学前辈的敬业和专业：片场的王家卫，事无巨细、亲力亲为，除了导戏，灯光、服装、美术，各个部门他都要管，每天收工后还要和制片团队开会，每天睡不了几小时；滑稽戏出身的陈国庆则是剧组的上海话指导，“我们有拿不准的就问阿庆老师”；饰演爷叔的游本昌老师已90岁高龄，三年时间，作为与他对手戏最多的阿宝，胡歌能明显感受到游老爷子的消瘦，“但只要一开机，他马上精神矍铄，从无倦怠感，也几乎不在剧组提要求，让人佩服”……

三年的打磨当然值得，也当然会在演员的表演生涯里留痕。戏里戏外的好兄弟陈龙说，杀青那天，他怅然若失，几乎要流下泪来。胡歌讲：“其实早在遇到王家卫导演前，我已经生活在了《繁花》里。”